

AGATHA CHRISTIE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

加勒比海 之谜

庞红梅 / 杨波 / 译 · 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加勒比海之谜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庞红梅 杨 波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版权登记号：图字 22-1996-001 号



加勒比海之谜

A CARIBBEAN MYSTERY

Copyright (c) Agatha Christie Ltd 1964

原 作：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
译 者：庞红梅 杨 波
责任编辑：李佩衡
装帧策划：邹 刚 莫贵阳
版式设计：施德端
出版发行：贵州人民出版社
发行联系人：莫贵阳 邹 刚
社 址：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电 话：(0851) 6828570
邮 编：550004
经 销：贵州省新华书店
印 刷：贵州新华印刷厂
开 本：850mm×1168mm 1/32
字 数：143 千字
印 张：6.625
印 数：1-10000
版 次：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7-221-04711-1/I·1045
定 价：15.50 元

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
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第一章 帕尔格雷夫少校讲述的故事

“就说肯尼亚的事吧，”帕尔格雷夫少校说，“许多家伙对此夸夸其谈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！我可在那里度过了十四年，那也是我一一生中最好的日子——”

老马普尔小姐点点头。

这是一种温和的表示礼貌的方式。当帕尔格雷夫少校在一边继续他那不怎么有趣的回忆时，马普尔小姐只是静静地思索着自己的事。对这种司空见惯的事她早已很熟悉，只是地点不同而已，过去主要都是印度的事情。少校、上校、中将——以及一系列相关的字眼：西姆拉^①，担架兵，老虎，午餐，柯特马格斯等等。对帕尔格雷夫少校这些词汇有些许差别，狩猎，吉库尤人，大象，斯瓦希里人。不过也无非还是

^① 西姆拉——印度一城市名。——译注。

老一套。一个老人，需要一个听众，这样他可以在回忆中重温昔日快乐的日子，那时他的后背挺直，视觉敏锐，听力也很警觉。这些爱讲话的人有些曾经是很帅气的英勇的小伙子，有些则是令人遗憾地毫无魅力。帕尔格雷夫少校，一副紫红的面孔，装着一只玻璃眼珠，总的看起来像只青蛙标本，他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了。

马普尔对于所有的这些人都给予同样的宽容，她全神贯注地坐在那，时不时点点头表示同意，心里却在想着自己的事，享受着该享受的：眼前的加勒比海深蓝的美景。

亲爱的雷蒙德真是太好了——她在满怀感激地想着，那么真心实意。她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对他的老姨妈如此费心。也许是良心，还是家庭的亲情？或者他是真的喜欢她。

她想，总的来说，他是喜欢她的——他一直是喜欢她的——稍微有点夸张、傲慢。总是想让她跟上潮流，寄书来给她读；现代小说，真令人难以忍受，都是关于那些讨厌的人，做着各种各样显然自己都不怎么喜欢的千奇百怪的事情。“性”这个字眼在马普尔小姐年轻的时候不常被提及，其实也有许多——只是不被挂在嘴边而已——但却比现在有乐趣得多，至少马普尔小姐是这样看的。尽管通常被打上罪恶的标记，她还是认为那要比现在看起来是一项任务要强得多。

她的目光扫了一眼膝上摊开的书上，是她看到的第二十三页（实际上她也不想再看下去了）。

“你是说你一点性经验也没有？”年轻人难以置信地问道，“都十九岁了，但是你一定要有，这很重要。”

“女孩沮丧地垂着头，她的油腻的直发盖在脸上！”

“‘我知道’，她喃喃地说，‘我知道。’”

“他看着她，破烂的旧运动衫，光着脚板，脏兮兮的脚趾甲，恶臭的肥肉味……他不明白他怎么会觉得她如此有女性魅力。”

马普尔小姐也不明白！真的！把性经验当成兴奋剂一样猛灌下去！可怜的年轻人！

“亲爱的简姨妈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像个快乐的鸵鸟一样，把头埋在沙土里呢？总是守在你悠闲的乡村生活中。真正的人生——这才是重要的。”

雷蒙德老是这样，他的姨妈简就会面带窘意地说“是的”。恐怕她是真的有点守旧了。

实际上乡村生活也远不悠闲，像雷蒙德这样的人并不了解。在她乡村教区的事务当中，简·马普尔已经熟知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她无意加以谈论，更不想写下来。大量的性，自然的，非自然的。强奸，乱伦，各种各样的变态。（有些甚至连那些牛津毕业的写书的年轻人都没有听到过。）

马普尔小姐的思绪又回到加勒比海，拾起帕尔格雷夫少校正在述说的话题……

“一次很不同寻常的经历，”她附和道，“非常有趣。”

“我可以告诉你更多的一些。当然，有一些不适合女士听。”

有着丰富经验的马普尔小姐受宠若惊似地垂下眼帘，帕尔格雷夫少校继续斟酌地讲述着那些部落习俗，而马普尔小姐又重新想起她亲爱的外甥。

雷蒙德是个很成功的小说家，收入颇丰，他很殷勤，很好心地尽自己所能减轻他老姨妈的生活负担。去年冬天她得了一场很严重的肺炎，医生建议她多晒太阳。雷蒙德气派十足地建议她到西印度群岛旅游。马普尔小姐谢绝了——旅途花费，路途遥远，旅行的麻烦；再说，她也不能扔下她在圣玛丽·米德大街的房子。雷蒙德安排了一切。一个正在写书的朋友想要在乡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。“他会把房子照顾好的，他很讲究房子的。他是个同性恋。我是说——”

他迟疑了一下，有点尴尬——可当然连老简姨妈也听说过同性恋。

他继续处理下一步。旅行在当今已算不了什么了。她可以坐飞机去。另外一个朋友戴安娜·哈洛克要去千里达岛，她可以一直照顾简姨妈到那。在圣哈那尔岛，她可以住在金棕榈饭店，那是由山德森夫妇经营的。世界上最好的一对夫妇了，他们会照顾她的。他马上就给他们写信。

可没想到山德森夫妇已经回英国了，好在他们的接替者肯德尔夫妇也非常热情友好，他们向雷蒙德保证他无须担心他的姨妈。岛上有一个很好的医生，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，他会处理的，而他们自己也会密切关注她的，确保她生活舒适。

他们这么说，也是这么做的。莫莉·肯德尔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坦率的金发女郎，总是兴致勃勃的。她很热情地欢迎了这位老妇人，竭力使其觉得宾至如归。蒂姆·肯德尔，她的丈夫，身材瘦削，皮肤黝黑，三十五岁，也很和气。

现在她已经到这了，马普尔小姐想道，远离了英国严寒

的气候，有一个自己的小平房，有友好的笑容满面的西印度女孩侍奉她；蒂姆·肯德尔在餐厅里招呼她，在给她推荐菜单时还会开句玩笑。她的小屋前还有一条方便的小径直通海滩，她可以舒服地坐在海边的柳条椅上看游客戏水，甚至还有一些老年游客为伴。像拉菲尔老先生，格雷厄姆医生，坎农·普雷斯科特，还有身边的这位骑士帕尔格雷夫少校。

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还能再要求什么呢？

万分遗憾的是，马普尔小姐自己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，但她真的没有想像中的心满意足。

不错，温暖宜人，对她的风湿很有好处，而且景致很美，尽管也许有点单调。遍地的棕榈树，每天都周而复始地重复着——永不会发生什么。不像在圣玛丽·米德，那里有一些新鲜事。她的侄子曾经把那里的生活比作池塘里的浮垢，她则气愤地指出如果拿来放在显微镜下，会有很多人生值得观察的。的确，在圣玛丽·米德总有一些事值得注意。一件又一件事在马普尔小姐的脑海中闪过：林耐特老太太咳嗽药方的差错；那个年青的波利哥特的古怪行为；乔治·伍德的母亲过来看他的那次（她真的是他妈妈吗？）乔·阿登和他妻子吵架的真正原因。不断地琢磨这些有意思的人与人之间的会带来无穷的乐趣。要是这里也能有什么让她——呃——能施展手脚该多好啊！

她忽然惊觉帕尔格雷夫少校已经把肯尼亚的话题转移到西北前线上，正在谈论其作少尉时的经历。糟糕的是，他正在热切地问她：“你同意吗？”

马普尔丰富的经验使她颇能应付这类问题。

“我想我没有足够的经验对此加以判断，我得说我的生活相当孤陋寡闻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亲爱的，是这样的。”帕尔格雷夫少校很豪爽地嚷道。

“你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。”马普尔小姐接着说，决定弥补一下方才的走神。

“还不错，”帕尔格雷夫少校得意地说，“相当不错，”他欣赏着四周的景色，“这地方还可以。”

“是的，确实还可以，”马普尔小姐此时忍不住追问下去：“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否发生过什么事情？”

帕尔格雷夫少校打量着她。

“哦，相当多，丑闻多的是，我可以告诉你——”

但是马普尔小姐并不真对丑闻感兴趣，现在的丑闻都吊不起人的胃口，不过是男人和女人不断地更换配偶，不但不加以体面的遮掩，反而大张旗鼓，毫无羞耻感。

“几年前这里甚至发生了一起谋杀，一个叫做哈里·韦斯顿的人。在报纸上引起一时轰动，你肯定还记得。”

马普尔小姐毫无兴致地点头。这不是她所感兴趣的那种谋杀案。这个案子之所以轰动一时主要是与之牵连的每个人都很有钱。很可能是哈里·韦斯顿枪杀了法拉利伯爵，他妻子的情夫；他精心安排的不在现场的证据也可能是花钱买来的。在场的每个人都醉醺醺的，还有几个瘾君子。这些人没什么真正的趣味，马普尔小姐想到，尽管看上去很华丽，很吸引人。但肯定不是她所感兴趣的。

“要是你想知道的话，这不是当时惟一的谋杀案。”他点

点头，眨着眼睛说道：“我本人怀疑——哦——，嗯——”

马普尔小姐的线团掉到了地上，少校弯下腰替她拾了起来。

“谈到谋杀，”他继续道，“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很奇怪的案子——并不是我亲身经历的。”

马普尔小姐微笑着鼓励他说下去。

“一天，好多家伙凑在俱乐部里聊天，其中一个人讲了一个故事。他是个医生，讲的是他的一个患者。一天深更半夜，一个年轻人跑来把他喊醒，他妻子刚刚上吊自尽。他们没有电话，这家伙把她放下来安排一下后，就火速开着车来找大夫了。嗯，她险些完蛋，差一点就没命了。不管怎样，她被抢救过来了。年轻人看起来非常爱她，哭得像个孩子一样。他已经注意到她这一阵子举止怪异，神情恍惚。嗯，事情经过就是这样，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。可实际上大约一个月之后，他妻子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去世了，真惨。”

帕尔格雷夫少校停了一会，不断地点着头，显然他的话还没完，马普尔小姐只有耐心地等着。

“这就是经过。你也许会说，没什么，神经质的女人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但是一年后，这个医生在和他的一个同行闲聊时，那个同行讲述了另一个故事，说的是一个女人要投河自杀，她丈夫及时赶到，送到医生那儿，他们把她抢救过来——然后几个星期后她又开煤气自杀了。

“嗯，有点巧合，是吗？类似的故事。我的那个医生朋友就说：‘我也碰上过差不多的事，大概是叫琼斯（也许叫别的吧）——你那个病人叫什么？’

‘记不得了，我想是叫鲁宾逊吧，反正不叫琼斯。’

“这两个家伙对视了一下都觉得有点蹊跷，后来我那个医生朋友拿出一张照片给另一个人看：‘这就是那个人，’他说，‘我第二天曾过去检查病人，发现在他家前门旁有一株美丽极了的木槿，我在国内还从没见过这个品种。我的照像机正好在车里，我便拍了张相。正当我按动快门时，那个丈夫刚好从前门出来，我便把他也收进了镜头。我想他没察觉。我问他这株木槿的名字，可他也不知道。’另一个医生看着相片说：‘相片有点模糊，但我敢发誓——我绝对肯定——是同一个人。’

“不知道他们是否探究下去，即便查下去也查不出什么的，琼斯先生或鲁宾逊先生肯定会把一切掩饰得好好的。不过，这事有点古怪，不是吗？人们不会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。”

“哦，我会想到的。”马普尔小姐心平气和地说，“几乎每天都有同样的事发生。”

“哦，算了，算了吧。那也太难以置信了。”

“如果一个人的计谋得逞的话，他不会停下来，他会继续的。”

“就像浴室中的新娘那种事？”

“是的，类似的那种事情。”

“出于好奇，我从医生那儿要来了那张相片。”

帕尔格雷夫少校开始在他那个鼓囊囊的钱包里翻来翻去，一边对自己咕哝着：“里边塞的东西太多了，真不知道我干吗要留着这些……”

马普尔心想她可知道。这些都是少校的宝贝，是用来渲染他的故事的。他刚才讲述的那个故事她就怀疑原先并不是这样的，是经过一遍遍的添油加醋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

少校还在边翻边咕哝着：“那件事忘得差不多了。她确实很好看，你不会想到的——在哪呢——啊，这使我想起了过去，好大的一对象牙！我一定要让你看看……”

他停了下来，挑出一张小照片，低下头看着。

“想看看凶手的相片吗？”

他正要把相片递给她，却突然一下子僵住了，看起来更像个青蛙标本了。帕尔格雷夫少校明显在盯着她的右肩后方，正是从那边传来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与说话声。

“嗯，该死，我是说——”他迅速地把东西塞回钱包又放回口袋里。

他的脸一下子涨得紫红，随即大声地不自然地嚷道：

“我是说，我真想让你看看那对象牙，是我射过的最大的一只大象。——嗨，你们好！”他的声音也有点过分热情。

“看谁来了！美妙的四人组合，弗洛拉和福娜，呃，你们今天运气如何？”

随着脚步声临近，走过来饭店的四位客人。马普尔小姐先前也已经见过面的，他们是两对夫妇。尽管马普尔小姐还不知道他们姓什么，她知道人们都管那个有着竖起来的深灰色头发的高大男子叫“格列高里”，那个金发女人，他的妻子，叫作“幸运”。另外那对夫妇，男的黑瘦，女的很帅气却似乎饱经风霜，叫做爱德华和伊芙琳。据她所知，他们是植物学家，同时也对鸟类感兴趣。

“没什么运气，”格列高里说，“至少没什么运气让我们找到要找的。”

“认识马普尔小姐吗？这是希林顿上校夫妇，格列高里和幸运·戴森夫妇。”

他们很得体地跟她打了招呼。幸运大声地说她要马上喝点东西，否则就要死掉了。

格列高里向蒂姆·肯德尔招手示意，他正坐在不远处和妻子一起翻看着账本。

“嗨，蒂姆，给我们拿点酒来。”他又问大家，“庄园酒？”大家都表示同意。

“你也一样吗，马普尔小姐？”

马普尔回答说谢谢，但她更想来一杯鲜橙汁。

“那就鲜橙汁吧，”蒂姆·肯德尔说，“再来五杯庄园酒。”

“一起来吧，蒂姆？”

“我倒真想，可我得先把账算清，不能让莫莉一个人来应付。顺便说一下，今晚钢铁乐队演奏。”

“好啊，”幸运嚷道，“该死，”她向后退了一下，“我全身都是刺。哎哟，爱德华是故意把我推到荆棘丛里的。”

“漂亮的粉红衣服啊。”希林顿说。

“长刺也很可爱，你有施虐狂吧，是不是，爱德华？”

“可不像我，”格列高里咧着嘴说，“一副仁慈心肠。”

伊芙琳·希林顿坐在马普尔小姐身旁，开始和她轻松地谈了起来。

马普尔小姐把她织的毛衣放在膝上。由于脖子的风湿

痛，她慢慢地颇为费劲地把头转向右边，向右肩后面看去。不远处的大平房里住着富有的拉菲尔先生，但看起来却毫无生气。

她得体地回答着伊芙琳的话（真的，这些人对她真好！），但是她的眼睛却在注意打量着两位男士的面孔。

爱德华·希林顿看起来人不错，很安静但有魅力。格列高里——高大，兴高采烈，一脸兴奋。他和幸运可能是加拿大人或是美国人，她想道。

她注视着帕尔格雷夫少校。他仍在装模作样地微笑着。真有意思……

第二章 马普尔小姐——比较

1

那天晚上金棕榈饭店到处是欢声笑语。

坐在角落的桌子旁，马普尔小姐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周围。餐厅非常宽敞，从三面敞开的窗户中传来西印度群岛温暖芬芳的气息。桌子上摆放着小台灯，色彩柔和至极。大多数女士都身着晚装：轻薄的印花棉布，露出晒成古铜色的肩膀和手臂。马普尔小姐自己曾在她侄子的妻子琼十分温柔的劝说下，接受过一张“小支票”。

“因为，简姨妈，那里会相当热的。我想你可能没有薄的衣物吧。”

马普尔小姐感激地收下了支票。在她这个时代，老的资助年轻的，中年人照顾老年人都是顺理成章的。但她绝不会给自己买件薄的衣服，以她的年龄，即使在最热的天气她也只不过觉得有点暖和罢了。再说，圣哈那尔的天气也不像传

说中的那样“赤道般的炎热”。今天晚上，她身着的是朴素的英格兰淑女传统服装——灰色带花边的衣裙。

她并不是在场的惟一上了年纪的人。房间里的人各个年龄阶段的都有。有些年老的阔佬带着他们的第三任或者是第四任妻子。也有来自英格兰北部的中年夫妇。一个来自加拉加斯的快乐家庭全家出动。这些客人几乎来自所有的南美洲国家，都大声地用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交谈着。其中两名牧师、一个医生和一个退休法官都有着丰富的英国背景。甚至还有一家中国人。餐厅里大多数是女服务生，高大的黑人女孩子精神抖擞，都穿着雪白的制服。负责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意大利领班，还有一个法国调酒师。蒂姆·肯德尔四处留心地看着，时不时停下来和人们打个招呼，他的妻子十分能干地跟在他身后。她的头发发出自然的金色光泽，一张大嘴总是笑呵呵的。莫莉·肯德尔很少发脾气。她手下的人工作非常卖力，她也很小心地改变自己的态度来适应不同的客人。对于老人，她笑着凑趣；而对于年轻的女人，她则盛赞她们的衣服。

“哦，你今晚的衣服太出色了，戴森夫人。我嫉妒得简直要从你身上扒下来了。”但她自己穿着也非常得体，至少马普尔小姐是这样认为的：一袭白色紧身装，肩上披着灰绿色的刺绣丝绸披肩。幸运正用手摸着披肩。“颜色真美，我真想要一个。”“你可以在这里的商店里买到。”莫莉说着，走了过去。经过马普尔小姐桌旁的时候她没有驻足，年老的妇人她总是留给她丈夫来照应。她总认为老太太们更喜欢男人来问候。

蒂姆·肯德尔走过来，在马普尔小姐身边弯下腰去。

“您有什么特别要求吗？”他问道，“您只需告诉我，我就让他们给您单做一些。我想饭店的饭菜以及这儿的亚热带气候跟您在家不完全一样吧。”

马普尔小姐微笑着说这正是出国旅游的一大乐趣。

“那好吧，但如果您真的需要。”

“比如说——”

“嗯，”蒂姆·肯德尔看起来有点拿不定主意，“面包黄油布丁？”他试探道。

马普尔小姐笑着说她眼下倒不想要面包黄油布丁。

她拿起羹匙兴致勃勃地品尝起她喜爱的水果圣代。

这时钢铁乐队开始演奏。这种钢铁乐队是岛上的特色之一。不过说实话，马普尔小姐对此倒不敢恭维。她认为他们制造的是一种可怕的噪音，声嘶力竭。然而不可否认其他人都陶醉其中。马普尔小姐从年轻人的角度想，既然大家都乐此不疲，她也只有学会适应了。她总不能要求蒂姆·肯德尔从什么地方请来柔和委婉的“蓝色多瑙河”（华尔兹真是优雅极了）。如今人们跳舞的样子总是十分古怪。他们摇来摆去的，看起来七扭八弯的。哦，年轻人肯定会喜欢的——她的注意力又被吸引过去。因为她一下子想起，这里可没有几个年轻人。跳舞，灯光，乐队的音乐（甚至是钢铁乐队），所有这些确实都是属于年轻人的。可年轻人在哪里呢？她想，在大学学习，或者埋头工作——一年只有两个星期的假期。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太遥远太昂贵了。这种快活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是完全属于三四十岁的人，还有那些竭力想赶上